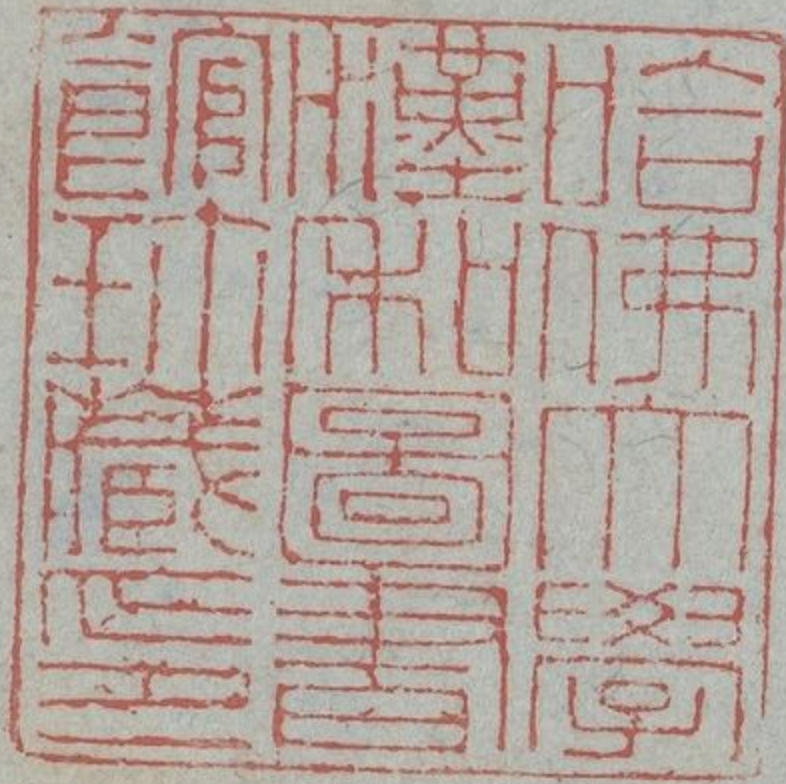


2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11 1936

T 9100.3092



寶顏堂訂正願豐堂漫書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雲間

儼山陸 深著

仲醇陳繼儒 校

攜李緯章主體國

校

南畿辛酉鄉試少傅劉野亭先生忠以翰林侍
講為考試官策問中有及 宗室日繁而祿
入不繼者余當時才以恩義立說謂恩之所
不能周者則當裁之以義與其過於恩而非

福不若裁以義而無患此特場屋體耳漫無
籌策遂占首選程文所刻乃欲折鈔以當俸
入亦非通論此事嘗往來於懷常與朋僚講
之今制雖將軍殿下亦歲給祿米二百石
金枝玉葉日以廣衍傳之千萬年之後雖竭
天下之力不足以供之蓋坐困之道也宋神
宗時王荆公安石作相裁減宗室恩數宗子
相率訴馬前荆公徐諭之曰祖宗親盡亦須

祗遷何況賢輩宗子遂散去其後來宋宗室無
論戚疎少長皆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
至縱其婢與閭巷通生子則冒爲己子以利
其請給其醜若是今太宰邃菴楊先生一清
謂宜自國王而下以次制其妃嬪之數蓋
有見也

凡圖畫雷形作人間小鼓環而聯之或畫其神
狀如飛鳥而銳喙肉猴赤色而人足按宋大

觀間大滌山人胡真隱居山間一日忽聞有聲若鼉鼓數百黑雲鬩黓間火毬相逐已而迅雷烈風移時乃止夫陰陽相搏擊則爲雷非若七政可以形象求也雷若有象則火毬近是霹靂斧先儒所謂星隕而石之類火能生土故也晦菴劉少師健爲庶僚時奉命往祀華山正及夏日晦菴與客高登顧見山下白霧瀰漫若大海然而山頂赤日了無纖

翳俯視突煙暴起或丈餘遞至尺許亦無所聞頗異之從者以爲雨作也及下山村麓人云適有驟雨挾震雷數百已過矣向所見煙中突起者悉雷也凡聲自下聞之則震自上聞之則否所謂山頭只作小兒啼者是已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已也時振新作居第今之京衛武學是已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剪莪毯遺之

覆地不失尺寸振極喜以爲有才公在江南
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宋秦檜格天閣
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鋪檜命鋪閣
上廣袤無尺寸差檜默然不樂鄭竟得罪二
事極相類一以見疑一以見厚豈其心術之
微有不同耶

楊髡發宋諸陵有哀其骨葬之者陶九成輟耕
錄所載以爲唐義士珏瞿宗吉歸田詩話所

載以爲林義士塾周公謹癸辛雜志則以爲
宋陵使羅銑者蓋中宦云

張莊懿公瑩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
卒卽輿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
餘矣弘治間宜春劉侯德資琬守松上其事
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侍讀士廉以爲言
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其母家若不當
旌者錢修撰與謙奮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爲

事類至于餘言不罷郡中一闕予時遊南雍
還心是士廉言而與謙已病革矣元余忠宣
公闕爲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
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
爲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惜當時禮官
無引此以駁之者

婦人首飾以髮爲之者曰假頭亦曰假髻作備
於晉太元中弘治末京師婦女悉反戴之今

漸傳四方矣殆非佳兆

正德壬申秋自饒還過蘭谿拜楓山章先生懋
於所居白露山下因留一日語間及吳徵士
與弼康齋先生云昔見白沙陳公甫獻章言
公甫就學康齋時忽一日晨光初動窗外見
康齋手自颺穀其子從作厲聲曰秀才恁地
懶惰只如此何到伊川門下又如何到孟子
門下又一日日出獲手爲鎌傷流血不止舉視

原身...
傷處曰若血不卽止而吾收之卽是爲爾所
勝言已而獲如故又往遊武夷過逆旅索宿
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勸之曰卽此便是暴
殄天物乃負擔而夜往焉

寶顏堂訂正願豐堂漫書

終

寶顏堂訂正金臺紀聞

雲間

儼山陸人深著

仲醇陳繼儒

校

樵李長穀王體元

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夫聞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能
擇而能從識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
以與此予忝登

朝爲史官記載職也偶有所得輒漫書之蓋
自乙丑之夏訖于戊辰九月錄爲一卷題曰
金臺紀聞藏之庶以便自考焉爾江東陸深
書於靜勝軒

弘治癸亥蘭谿章先生德懋起爲南京國子祭
酒一見予遂蒙顧待嘗以事見輒慰諭之曰
大凡爲禮貴敬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一有爵位者須

自量我胸中所有苦不在其人之下何爲畏
之哉比爲庶吉士與座主劉學士司直忠先
生偶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失言矣孟子所
謂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
章公接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如
此

世所傳張僊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
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

壁且祀之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
人跪答之曰此我蜀中張僊神也祀之能令
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僊也蜀人劉希召秋
官向余如此說蘇老泉時去孟蜀近不應不
知其事也

李少卿子陽旻自南京來與余論綱目數事其
論書新葬云葬操温之徒皆篡弒之賊於魏
書太祖於梁書太祖於新獨斥之葬者何實

錄也何以謂之實錄各因當時之文也新者
國也葬者名也魏梁之繼世皆有天下廟號
偃然而葬死於亂兵之手美惡無一定之謚
將從何書書其國繫之名爾此春秋據事直
書之舊例也其言有理又謂葬大夫楊雄死
與晉徵士陶潛卒則爲贅筆春秋之法大夫
致仕卒而不書若曰借二人以爲漢晉起例
則孔子何以不得卒於春秋云

北人驗時以天明三星入地爲河凍之候正月
丙寅冬至在十一月廿八日都下寒最遲而
河亦遲凍是月望日與諸吉士早朝共試觀
之黎明三星正入地而河冰亦適合云

天妃宮江淮間濱海多有之其神爲女子三人
俗傳神姓林氏遂實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
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爲天
二小爲示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

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
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故其祀爲重司馬
溫公則謂水陰類也其神當爲女子此理或
云宋宣和中遣使高麗挾閩商以往中流遭
風賴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
祀

丘濬碑

東白先生張吏侍廷祥云自余登朝而內閣待
中官之禮凡幾變 英廟天順間李文達公

賢爲首相司禮監巨璫以議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後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太監面東太監第一人位對閣老第三人常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後商閣老輅又送之下階後萬閣老安又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間出其餘或使少監并用事者傳命而已

牖口上以石鑿獸置兩傍狀似蜥蜴首下尾上其名曰虬螭昔鴟鴞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飾鐘今之鐘紐是也次曰鴟吻好望以飾屋今之吻頭是也次曰虬螭好飲卽今牖口所置是也

郿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笥中能辟蠹魚又平陽府侯馬驛澮河兩岸仄

土上皆婦人手跡或掌或拳儼然若印削去之其中復然又大同山中有入骨在山之腰上下五六十丈皆石耳惟中間一帶可四五尺皆髑髏脛節齧齧然關中之山數處亦爾余聞之陝西舉人張守後以訪之士大夫云果然造化變幻何所不有也

蚯蚓糞能治蜂螫余少時摘黃柑爲遊蜂所毒急以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

人納涼簷際見石蜂爲蜘蛛所罾蛛出取蜂受螫而墮少甦爬沙墻角以後足抵蚯蚓糞掩其傷須臾健行卒啖其蜂於網信乎物亦有知也沈存中筆談亦記一事與此相類但謂以芋梗耳姑試之

偷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武帝東方朔從旁竊視之王母指之曰此兒已三度偷吾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

之朔日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已三
度偷桃矣未知孰是

正德二年八月十四日加恩諸元老內閣則
西涯李公時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加俸一級守靜焦公以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升少傅兼
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吏書如故守谿王
公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升少傅兼

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戶書如故冢宰許
公進司馬劉公宇俱太子少保宗伯李公傑
司寇屠公勳司徒顧公佐司空李公鏐皆賜
玉帶余嘗聞前輩云本朝文班玉帶不過
五條余初登朝所見亦止五條爲內閣劉
少師健李東陽謝遷二太保冢宰馬少師文
升司寇閔太保珪皆官至一品云今上登
極明年五月馬少師致仕時守靜焦公以吏

待進吏書不久遂賜玉十月劉謝二公致仕
焦公以吏書入閣文班才三條旣而守谿公
被賜曾司空以進呈 奉天殿龍毯被賜復
如五條之數數日曾公卒閏兩月閏公致仕
自是六卿無腰玉者又三月許冢宰劉司馬
同日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時四明屠公瀟以
太子太傅吏書起復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適
過其數今至十玉盛矣哉景泰初九列皆加

太子少保而鹽山王公翱泰和王公直並爲
吏書時有滿朝皆少保一部兩尚書之語弘
治末學士最多而謝閣老木齋鴻臚寺卿賈
斌太常寺卿崔志端俱帶禮書時有翰林十
學士禮部四尚書之語今可謂六卿皆玉帶
吏部四尚書矣內閣李焦二公與左都御史
屠公俱吏書但二王公並蒞天官而今則帶
銜云

金臺紀聞
公穀文法悉著何字嘗與汪檢討器之論及必
當時口相講授作答問語而其徒錄之者也
故其間文有極拙者非必如左氏操觚爲之
近見元儒郝文忠經伯常三傳折衷序亦云
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其文約其
辭切其辨精反復曲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
推而見云乃知古人先有以此求之者文忠
又有與友人論文法書亦前人所未道者其

書曰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
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先求法而
作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
後措辭以求理若握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
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
鈐制天闕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爲文
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
法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

法而愈無法祇爲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
友人王瑄字瑩中江浦人與定山莊孔易同里
嘗往來定山之門爲余談白沙陳公甫來訪
定山定山拏舟送之維揚一士人同汎數十
里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
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爲二老困定山怒不
能忍幾至勵聲色迨明日餘恨猶未已白沙
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旣去若不識

其人定山大服之

孝廟人才之盛好事者取其父子同 朝作對
聯云一雙探花父兩箇狀元兒時張宗伯昇
巳丑狀元子恩王禮侍華辛丑狀元子守仁
俱爲兵部主事戶部郎中劉鳳儀則巳未探
花龍之父兵部員外李瓚則壬戌探花廷相
之父也一時橋梓前此未之有也

金華戴元禮 國初名醫嘗被 召至南京見

一醫家迎求溢戶醉應不閒元禮意必深于
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恠之
日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旣去追而告之曰
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
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爾元
禮求得其書乃錫字耳元禮急爲正之嗚呼
不辨錫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楊文貞公云東坡之竹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
而不妙

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
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傳注家謂月
蝕爲暗虛所射者余未敢信以爲然

袁凱字景文別號海叟有海叟集行于世 國
初詩人之冠冕吾鄉人仕爲御史 太祖高
皇帝嘗欲戮一人 皇太子懇釋之召凱問
曰朕欲刑之而東宮欲釋之孰是凱對曰

金臺系屬
二
陛下刑之者法之正東朝釋之者心之慈
太祖怒以爲凱持兩端下之獄凱下獄三日
不食太祖遣人勸之食已而宥之每臨朝
見凱嘗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趨下朝過金
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太祖曰風疾當不
仁命以木鑽鑽之凱忍死不爲動以爲蹋茸
不才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
太祖每念之曰東海走却大鰻鱷何處尋得

遣使卽其家起爲本郡儒學教授卿飲爲大
賓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
命以爲凱誠風矣遂置之都主事玄敬
穆余少聞故老談景文旣以疾歸使家人以
炒麪攪沙糖從竹筒出之狀類猪犬下潛布
於籬根水涯景文匍匐往取食之太祖使
人覘知以爲食不潔矣豈所謂自免於禍者

耶

國初高啓季迪侍郎與袁海叟皆以詩名而雲
間與姑蘇近殊不聞其還往唱酬若不相識
然何也玄敬嘗道季迪有贈景文詩曰新清
還似我雄健不如他今其集不載是詩玄敬
得之史鑑明古史得之朱應祥岐鳳岐鳳吾
松人以詩自豪於一時爲序在野集者其事
雖無考然兩言者蓋實錄云

周元素太倉人善畫 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

山圖於便殿壁元素頓首曰臣粗能繪事天
下江山非臣所諳 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
易請 陛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 太
祖卽援毫左右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從
殿下頓首賀曰 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
手矣 太祖笑而頷之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
賣之其議出於馮道此刻書之始也石林葉

少蘊以爲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
五經道爲之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
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
矣石林時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
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
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
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然則建本之濫
惡蓋自宋已然矣今杭絕無刻 國初蜀尚

有板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間又
不逮矣唯近日蘇州工匠稍追古作可觀

古書多重手抄東坡於李氏山房記之甚辨比
見石林一說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
模印之法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讐對故往
往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
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
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

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減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謬世旣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其說始可與坡並傳近日毘陵人用銅鉛爲活字視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易夫印已不如錄猶有一定之義移易分合又何取焉茲雖小故可以觀變矣

勝國時郡縣俱有學田其所入謂之學糧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則糾數處爲之以互易成帙故雙井校刻書頗有精者初非圖鬻也 國朝下江南郡縣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旣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以充餽贖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善乎胡致堂之

論明宗曰命國子監以木本印書所以一立
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放之可也
鬻之不可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
而放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得爲馬何
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
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廷宴餘物懷歸起於唐宣宗時宴百官罷拜舞
遺下果物恠問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

勅太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與父母
別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懷歸
今此制尚存然有以懷歸不盡而獲罪者

曾司業鐸振之欲乞終養還戊辰四月中卽謀
之夜夢幞頭騎青羊乃去占者以爲當乙未
日得請是時六月廿九日得乙未振之屈指
以爲是其期也時禁方嚴因循遂過其期後
乙未乃八月三十日以爲不至是八月六日

已得 旨矣俄爲吏部覆寢衆以前夢不驗
振之遂再請 旨從中許之明日謝 恩適
當八月之乙未振之公服入直房待漏衆共
異之

本朝輿地前古無比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二
事堯舜時以冀州爲皇畿四方皆二千五百
里今冀州之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
方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
地然爲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
異其水不爲害者天幸爾萬一涿水不知何
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寶顏堂訂正金臺紀聞終

長水日抄小引

余自請謝歸年衰病積居嘗燕息屏絕思慮塞
允忘言然時中不覺念起或追憶見聞偶與心
會抑塞未能間一操翰染楮汗漫成帙嘗憶石
林子有言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入無知難
竊有味其言嗣當焚棄筆硯求入無知而業已
成敝帚矣會友人見者藏去謂余心思所寄出
之以付剗劂日日抄者以余積日所得也

此書之目... 天... 水... 不... 賦... 不... 賦... 不...

長水漁隱陸樹聲著

此以村墟風日且林水
為端帝定會文人具
深亦和其言歸當矣
朴于亦言以無味未
會味寒未詣問一舞
文亦言然湖中不覺
余自謂橋觀乎來亦
其本曰林小作

寶顏堂訂正長水日抄

顧雲鳳

樵李後學顧雲龍全校

顧雲鵬

古書乾坤鑿度曰鑿者開也聖人出而開作之也曰度者天地之度若道路然以言通也故其文曰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一大之物曰天一塊之物曰地一炁之靈名混沌氣分萬肅自

上聖鑿破虛無斷氣爲二緣物成三天地之道
不濼曰三者三才之道所以開易之源也故其
名篇曰周易鑿度

乾鑿度上篇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
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
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
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
也震生物於東方巽散之於東南離長之於南

方坤養之於西南兌收之於西方乾剝之於西
北坎藏之於北方艮終始之於東北八卦之氣
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
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皆
易之所包也故首之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
也管三成爲道德包籥

易以道陰陽易有三才之道故數成於三而始
于一一爲奇奇者爲陽二爲偶偶者爲陰合一

與二之謂三故三其三而成九九爲老陽兩其
三而成六六爲老陰陰極生陽陽主進故六進
一而爲七七爲少陽陽極生陰陰主退故九退
一而爲八八爲少陰陰陽二氣交互變易陰根
陽陽根陰也

天地之氣在陰陽四時之叙在寒暑陰陽調寒
暑平則氣叙和不和則災沴生素問曰冬傷於
寒春必病瘟夏傷於暑秋必痧瘧蓋方冬時陽

在內陽爲主寒雖入之勢未能動至春則陽出
而陰在內寒動而搏陽爲疫厲方夏時陰在內
陰爲主暑雖入之勢未能動至秋則陰出而陽
在內暑動而搏陰爲瘧痢冬陽在內故伏於下
而井泉溫夏陽在外故溢於上而井泉寒察於
五運六氣陰陽生制逆順之理者可以言醫矣
天地之運轉在陰陽人身之運轉在任督二脉
任脉起於中極之下會陰之分循腹裏以上關

元至咽喉陰脉之海也督脉起於下極之脗會
陽之分自脊裏以上至風府入腦循額至鼻柱
陽脉之海也人身之有任督猶天地之有子午
天地之子午以南北人身之任督以腹背陰陽
二會皆起於下故山水之發源皆起西北人之
尺脉兼腎經命門者陰陽二會渾合於此通天
地人一也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四象

生八卦也乾爲天乾以三陽居上坤爲地地以
三陰居下天尊而地卑也乾之上一畫交於坤
而爲兌兌爲澤坤之上二畫交於乾而爲艮艮
爲山山澤通氣也乾之下一畫交於坤而爲震
震爲雷坤之下一畫交於乾而爲巽巽爲風雷
風相薄也乾坤之中一畫交而相易則爲坎爲
離離爲火坎爲水水火不相射也此所謂八卦
相錯而成變化八卦之位坎居北離居南震居

東兌居西金與水陰也居西北木與火陽也居
東南乾以純陽居西北處尊位也坤以純陰處
西南者土旺季夏坤未之交也此皆分陰分陽
也坎則內陽而外陰離則內陰而外陽陰陽交
合而化生萬物故曰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
左右之門水火爲天地之用也

剛柔陰陽者易之全體也進退得失者人事之
動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從違趨避者觀

象而應之以人事也易雖扶陽抑陰而剛柔不
可過也故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坤之上六曰
龍戰于野九無首則吉六永貞則固者窮極則
變居極之道然也

一日一月謂之易一爲奇奇者爲陽二爲耦耦
者爲陰陰陽之象也臨卦曰至於八月有凶復
卦曰七日來復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復剛
長故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也臨陽消故以月

長水曰推
云者幸其消之遲也

易以象言如艮之一陽在上二陰在下象山之在於地也巽之二陽在上一陰在下象木之出於土也木上有水故坎上而巽下之爲井火在木上故離上而巽下之爲鼎震在下艮在上上止而下動之爲頤故曰象者像此者也餘皆以類而推

屯卦上坎下震六四曰求婚媾往吉無不利往
字當自爲句蓋屯之初爻爲陽四爻爲陰陰與陽應必待初之求而後往則義明而合以正故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不求而往何明之有
需之上六象曰不當位以陰居陰而曰不當位者以陰柔居卦之極上也易以扶陽抑陰爲義故曰不當如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需之六四曰需于血血者陰也爻自九三而交坎行入于險也故曰需

長水曰
同人乾上離下離處乾下火上同於天也爻之
六二上應九五故曰柔得位而應乎乾夫人道
以大同爲貴通天下之志者謂之大同故同于
野則亨同于宗則吝同于門曰無咎同于郊則
曰無悔象曰志未得也志於野而未至也故僅
得無悔

蠱上剛下柔上下不交敝極而壞之謂蠱曰先
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日之始事之端曰三
者數以三爲至先三後三者致詳審之意如三
思三錫三接之類言其至也上九以陽居上剛
過而當盡之極未可以有爲然不在事則可故
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象曰志可則也養其志
以有爲也故可則

大舜舍己從人朱註謂舍己之未善以從人恐
未必然蓋舍己云者忘己之謂也語云聖人忘
己靡所不已夫曰忘己者形骸之己也靡所不

長
已者大同無我之已也何也人與已之生一氣
之分也人與已之心同一理也故曰聖人會人
物于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異形同體者理一
故也理一則人已兩忘矣何以有已疑所謂舍
已者意若此

孟子必有事焉章疑正心兩字乃忘字之訛蓋
此章乃發明上二章之意當是必有事焉而勿
忘勿忘勿助長也勿忘勿助語意喫緊如所謂

無爲而無不爲夫有事勿忘是集義也勿助則
非義褻矣下言揠苗助長非徒無益而反害之
者正以證直養無害之意也讀者詳之

大過四陽在內二陰居上下以陽剛大過不勝
其重故處大過之時者必有大過人之材而後
克濟九三以陽爻處陽位則太重而不勝故棟
撓九四陽爻居陰而初六以陰應乎下故棟隆
吉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其曰獨立不惧

遜世無悶者此非大過乎人者不能也

齊桓公伐楚師至于陘楚人使屈完來盟于師

春秋書楚子使屈完來盟于召陵曰來者見

楚之心服非迫而強之也美之也晉郤克伐齊

敗之于鞞至于袁婁齊使國佐如師晉人欲得

蕭同叔子為質使封內盡東南其畝齊人忿而

不從對以收合餘燧背城借一于是遂盟國佐

于袁婁春秋書及國佐盟于袁婁曰及者見強

之不得乃即而與之盟也甚之也其予奪之義

昭然矣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

正

漢書杜密劉勝兩人皆去官歸鄉里密每謁守

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

昱一日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

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

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匿已自同寒蟬此罪

長水日抄
人也今者尚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雖然余以爲爲劉勝易爲杜密難使密所陳托一出於公而足以取信則可不然則寧爲劉季陵者之不至失已也此魯男子所謂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司馬溫國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伊川不對溫國曰言出于口入於光耳言亦何

害伊川終不爲言夫語默要自有當以溫國之賢伊川相與之密而責之言卽言無不可者而伊川不爲之言或謂伊川不忠於司馬然知人亦難或貌賢而行違或善始而乖終况諫官係繩糾之責一任職與否關忠佞之判尤難預定故不苟於言者似得中道此伊川所以寧失之不言也

李斯入秦會秦厭諸侯客下逐客之令斯上書

極言稱引明客之有益于秦而無害秦留用之
後至丞相與趙高謀殺扶蘇立二世以保利祿
然終以下獄父子俱戮東市思欲牽黃犬出上
蔡東門不可得使其初放逐不上書干秦得禍
未必若此然觀斯窮時有感於倉鼠之言則其
志專在利祿卒之無益于秦而身嬰顯僇可以
見專利祿之足以殺身若此

周禮醫師曰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

動兩之參之者按氣與脉而察其死生之驗也
人之身陽竅七陰竅二陽竅在上陰竅在下清
明者在上沉濁者在下曰藏者所以藏氣也脉
爲心肝脾肺腎具五行之氣故爲五藏兼胃旁
胱大腸小腸而爲九藏曰六府者府主藏納故
胃爲水穀之府小腸爲受藏之府大腸爲行道
之府旁胱爲津滴之府此四者心與小腸肺與
大腸脾與胃腎與旁胱相爲表裏故兼上五藏

長水日抄
而爲九其外則膽爲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
正府故不入九藏竅主開閉通塞曰兩之者分
陰分陽也藏主脉至與不至曰參之者以三指
按寸關尺三脉也

子路問事鬼神止就人而言鬼神故孔子答以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然鬼神乃天地造化之功
用陰陽二氣流動充滿無非鬼神故以言乎天
地則日月雷電風雲雨露春夏秋冬晦明晝夜

皆鬼神也以言乎人則動止語默寤寐嘘吸生
長老死精氣魂魄皆鬼神也以至山川融結潮
汐消長艸木榮悴花實開落莫非鬼神故曰鬼
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其在於人則當其生也謂
之氣行當其死也謂之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
返則體魄降氣行爲陽故晝見而夜伏形返爲
陰故夜見而晝伏一屈一伸兩不相離故陽者
陰之形陰者陽之影人者鬼之形鬼者人之影

禹貢九州之分曰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其言
田賦者九曰筐者三曰包者二甌者一曰貢者
八而冀州則獨言田賦而不言貢者蓋冀爲天
子所都之地餘八州者諸侯分封之國諸侯各
以歲時致其國之所有以獻於王者之謂貢冀
爲天子畿內之地其物之所有皆屬於王則虞
衡澤虞牧人罍人掌之何貢之爲周官一書紀
行人之職曰王畿之外五百里曰甸服始貢器

物其次貢祀物以至要服各貢其所出之物而
王畿之內則太宰掌其九職九賦而已亦未嘗
言貢也

陶淵明飲酒田園諸作見者若疑其爲閑淡絕
物散誕自居也而不知其雅操堅持苦心獨復
處觀其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
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又
云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

真相違其特立惕厲若此至其會意忘言處則
心境廓然此正獨復從道處亦所謂憂世樂天
並行不悖

淄川楊弘道著六忍一曰忍觸觸者人犯我也
二曰忍辱辱者人陵我也三曰忍惡惡者我憎
人也四曰忍怒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則
憎而發之輕也六曰忍欲欲者貪而不知止也
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則一身安戒之一家則一

家安推之以處人已之間則所遇皆安而寡悔
尤矣

宋元祐年召用司馬公范蜀公司馬再入相蜀
公章四上辭免益力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
聞七十四而復來豈爲得體公竟不出或以公
不出爲問者公曰凡我所欲爲者司馬君實已
爲之矣東坡作二公贊於司馬則稱其忠誠而
畧言功於公則曰廉頑起懦孰知其功蓋溫國

長水日抄
之功著在當世者顯顯在人奚俟於言而蜀公
之廉退足以激興頑懦以無用爲用故稱其功
亦微顯闡幽之意

范文正公在西夏日邸報至公與韓魏公皆進
職公貽書魏公云頃接邸報某有恩命改職增
秩誠爲光寵第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
原全師敗歿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
深議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僥恩吾輩頻時

進職豈能服其心何顏以責其實效候文字到
日須上章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如
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功矣倪文
節公嘉定初與金人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
以和戎爲二府功欲遷秩者公曰澶淵之役捷
而班師天子下罪已之詔中書樞密待罪今屈
已盟戎何以慶爲後世邊將失利至因虜退以
邀功樞輔彌縫例得加恩以增秩上下相蒙不

長水日抄
惜國事所謂體國忘私者何有

爲宰相者先德量次器識次材能宋之張忠定
寇忠愍兩公皆繫宰相之望寇相而張不入相
論者謂有忠定之材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
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材於宰相何益不
知所謂宰相者不專以材自見而斷斷休休則
所用之材皆其材也忠愍拜相楊文公億艸制
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而不露鋒

鉞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而不知
楊公之詞正規益其所未備觀其於下謂拂鬚
而直言面折則鋒鉞太露卒以致雷陽之謫所
謂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者此正有照物之
明而能包納處惜乎萊公不悟此也

東坡翰墨在崇寧大觀則時禁太嚴盡行焚毀
至宣和間上自內府搜訪一紙直至萬錢而梁
師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

輟月林堂榜名三字至幽人釋子所藏寸紙尺幅皆以重購歸之貴近其卷軸之輸積天上者值金人犯闕輪運而往夫臨時則妬賢嫉能異世則追求省識於毫墨縑素間人情之變幻前後若此要之不與時磨滅者固自有在公論之在人世者亦若此

張湯杜周司馬遷列二人於酷吏傳班孟堅漢書寘之列傳蓋湯之子安世周之子延年並著

勲業於宣帝朝皆麟閣功臣故爲立傳然固於安世傳贊則曰湯以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於杜業傳贊則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旣因張杜子孫置之列傳而猶不沒其酷吏之實見史氏立法之公後世秉史筆者或稱量權位以上下其詞或揣摩情分以掩護其實是非名實失之倒置非紀載之公也

東坡守杭日值浙西災傷與宰相呂汲公書論
災傷蠲租曰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
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
有災而不甚傷夫所云諂薄成風以報災非所
樂聞知而靳於申報暴征急斂致百姓迫於窮
困轉徙流亡有牧民之責者咎將誰委賢明守
令但當勘驗覈實無致冒濫蠲除以上念國計
下軫民艱然就國計民生權其利害緩急相關

則安民生者所以固邦本此正仁政之先務也
張季鷹因秋風起思吳中蓴菜鱸魚幡然曰人
生貴適志安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
歸觀其語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
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志山林無望於時故
託言以去而或者乃謂之曰子從適一時獨不
爲身後名耶不知翰方逃名當世何暇計身後
名耶如東漢孔文舉荀文若楊德祖禰正平四

人者皆一時聰明才智之士不幸生非其時值
操梟雄皆殞身滅名論者謂四人炫名驚進所
致乃若東晉謝安孟嘉之值桓溫何異於操而
卒能自全者安之高臥會稽曠懷達識嘉之放
志山水夷猶冲默隕然處順不希世營合此其
所以身名兩全也

漢順帝備禮玄纁以徵樊英朱子綱目書聘處
士樊英爲五官中郎將英濡遲至京帝責之曰

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
君何慢朕命英對曰臣受命于天生盡其命天
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
臣二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尤不肯可得而
貴乎雖在布衣之列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
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二非禮
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由其志雖簞瓢弗厭也陛
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夫以臣對君而抗言若

此其庸鄙可知儒者果若是乎若英者直方術
之流耳觀班固漢書列儒于九家之流則宜乎
當時所謂儒者若此而帝徒以死生富貴貧賤
挾之以待儒則宜其所徵者非真儒也

荆公于呂惠卿始善而終睽荆公罷相退居金
陵以惠卿背已不忘芥帶會公弟和甫執政呂
方除服意不自安以啓貽公曰合乃相從豈有
殊于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于人爲然以情論

形則已析者難以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
知其不人如惠卿者叨蒙一臂之援謬意同心
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噦而溢言皆達第氣並
生後旣莫知其所終前亦不疑于有敵而門墻
責善難移兩解之書殿陛對揚親奉再和之詔
固其願也方且圖之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
不足害平生之權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隨
教化之改內省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

夫何舊惡之念伏惟觀文公相公親疎冥于所
同憎愛融于不有水炭之息豁然儻示于至慈
桑榆之收繼此請圖于改事側躬以俟惟命之
從荆公以書答之曰與公同心以至異意豈有
他哉同朝紛二公獨助我則我何憾于公人或
言公我無預公則公何尤于我開諭重悉覽之
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
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于

聖世而安石叢爾衰疾將待盡于山林趨舍異
路則相煦以濕不若相忘之爲愈也趨召在朝
夕惟良食自愛呂書至公披閱再三曰終是會
做文字或謂荆公于呂何過于優容而不悔悟
其失于知人若此余曰此正見此老執拗處
林希子中在元祐作從官與東坡爲侪輩在杭
則爲交承東坡入翰苑林以啓賀曰父子以文
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

晁董公孫之學後東坡謫惠州林艸制詞極其
詆訾云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
誅于軾恩德厚矣朕初卽位政出權臣引軾兄
弟以爲已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若訛朕過失
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親害
君臣之義在于行路尤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
面目以至交通闍寺矜詫倖恩市井不爲縉紳
共恥尚屈彝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斥宗

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死竄
之遠方雖軾辨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
親又將奚憇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
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一人之身而前後矛盾
若此相傳林艸制時投筆曰壞了一生名節以
一時希意圖進而貽訛後世權位之能移人若
此

唐李輔國殺張后綱目書殺夫輔國以宦豎而

殺君后是弒逆也而云殺二者彼此相敵之謂也若曹操之于獻帝伏后朱全忠之于昭宗何氏皆以弒書而此獨書殺者當靈武反正上皇之迂西內輔國與張后之謀也肅宗之不如西內者內懼張后而外畏輔國其受制于內外則輔國與張后相表裏也故殺之云者相敵之詞畧其上下之辨以歸責于肅宗見肅宗之信任輔國上不能保其父中不能保其身下不能保

其妻子如范太史所云者也

張子韶云人經患難固是不幸然亦是不經事人良藥有一服而可治終身之疾者未爲不幸雖然彼閱歷懲創困心衡慮得之冥眩者之爲幸如柳子厚永州諸作此正發于冥眩之後惜服之稍遲耳乃若不勝摧挫折抑而隕護改常困而失其正者此又藥力不足以勝之爲不幸矣故患難一也顧所以處之者何如耳

滕達道守巴陵日修岳陽樓二成或贊其落成
滕曰說甚落城只須凭欄大慟數場耳夫放臣
逐客棄置遠外其憔悴無聊不自遣者有之何
至若是韓文公諫佛骨表云凡有殃咎宜加臣
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言切直矣及貶潮州謝
表則欲論贊功德作爲歌詩復自言負罪嬰釁
懷痛窮天死不瞑目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若以
覲召還者夫臣子處遷謫放逐但當歸命君父

安常順時唐顏魯公赴謫與子弟書曰歲中以
言事得罪不能逆道苟時爲千古罪人雖貶居
遠方終身不恥其平生忠義氣節所自守若此
唐德宗諭陸贄曰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
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何妨贄上
疏云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能自窒乎
或謂宣公不受則已何必疏聞似爲賣直夫以
德宗之強明猜忌以蕭復爲輕已以姜公輔爲

長
賣直贄數以直言劇切非清慎何以致君上之
知以取信宜其自白若此然考之德宗自奉天
窘乏之後惟務聚歛悅人言利如日進月進減
吏祿增常賦販鬻蔬果故贄于此或借是以寓
匡拂之意觀其平日自謂上不負君父下不負
所學似非出于賣直也

賜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九成對策畧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陛

下以剛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又曰陛下之
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列殿花氣
紛_二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不得
共此時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牕水院涼
氣淒清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蠻氊擁蔽不
得共此疎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
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動兩宮得無憂乎
狐裘溫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風

長水山抄
十五
衰丈兩宮得無寒乎至于陳水陸飽珍奇必投
筓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
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穹戶區脫
兩宮必難處也居其安能枕乎今閭巷之人皆
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
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
無所于定晨無所于省問寢之禮何時可遂乎
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

每歲時遇物思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劍長
吁思欲清蠻悵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所以知
陛下者如此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
夏次之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以景夏
爲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
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
不然右張橫浦對策全文錄出之著其敢言以
不沒高宗容言之善

長州日抄
十六
胡端敏公疏薦林見素俊楊邃菴一清曰俊雖
執古而時俗或不之喜然其守正之節則真宋
璟也一清雖諧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
之才則真姚崇也其品隲人材不以偏長求全
若此蓋善用材者譬之工師之用木棟梁榱桷
各適于用故曰用人不求其備

給事中王昂疏論楊太宰一清王虎谷雲鳳貽
書楊曰山中屢聞忠謹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
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
也然介雖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
旣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
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
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
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
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
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

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富極貴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

丙吉憂牛喘不問死人史稱其知大體夫宰相之職固在調燮然所謂調燮者亦在乎人事之修蓋天道遠人道迩必人物各得其所而後天地之和應之豈有殺人橫道莫之究問而別求所謂陰陽之和者乎此漢儒解經之誤

通州距京城之南四十餘里城中積糧數百萬石已已之變北虜南犯謀報欲據通州倉糧朝議先焚倉廩會周文襄公忱至京師都御史陳倌敏公鑑問計于周二曰若如此是賊未至而棄軍實非計也蓋若檄示在京官軍旗校預給一歲之糧各令自支則糧歸京師又免輦運之費不數日賊至通州無所獲而去

陳都御史鑑字有戒爲人忠恕有容正統初以

副都御史鎮陝西久而民愛戴之時王文爲按察使公知其廉舉以自代已相繼擢左都王反欲擠公而公次在先王每遇公意若忿然凡臺官之巡蘇者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公知而不校景泰三年同爲太子太保四年公以病在告王復以言脅公二請老歸五年值王巡撫蘇不一訪公六年而公薨王時已入內閣凡公應得恩典悉從抑損例贈太保止贈少保謚擬忠

肅易以僖敏後王竟致極刑而僖敏平生福祿壽考令終觀此知天道不爽

天順初曹石等以奪門功干預國事時李賢當國深陳奪門二字之非會法司奏石亨輩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革職賢言此輩一時冒濫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貼故當時冒報陞職者皆得自首改正或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復奏請併貸兵書及左都御史缺給事中張

寧上章欲以李秉爲兵書王竑掌都察院以奏
艸視賢賢曰言官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豈可預
擬官職寧易艸以進竑得兵書秉陞掌院其識
大體若此

倪文毅公岳在禮部會戶部尚書馬文昇言累
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岳言十歲一度國版日
耗異端日繁愚耗民賦坐侵民食宜嚴立科條
痛加裁革文昇復言天下財力大耗諸無所出

蘇松折糧銀價輕宜稍增之詔下廷議岳曰東
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咎將誰委議
遂寢霍文敏公韜爲少宰日上疏言蘇松賦額
太重以松華亭一縣言之其糧額之數較之河
間一郡九縣猶多大臣念切民艱不以出位爲
嫌有所避忌若此可謂得大臣之體

國初嘗遣王三保太監出使西洋所致番中方
物入貢後劉忠宣公大夏爲兵部司官中貴獻

長水日抄
議欲遣使通西洋者時項忠爲兵部尚書一日
旨下部中查西洋水程項遣都吏檢舊案於庫
中忠宣已先檢得匿其籍都吏檢三日無所得
會言官交章諫阻事遂寢

歲壬辰冬十月是編成或問十月何以稱陽
月答者曰十月純陰嫌於無陽故以陽稱余
曰然則四月純陽又何以稱不觀之乾鑿度
乎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生於子形

於丑乾位在西北陽據始也陰始於巳生於
午形於未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夫陽氣始
於亥生於子十月建亥亥爲陽之始故十月
純陰而稱陽月以陽根於陰爲之始也凡艸
木發萌之始謂之亥人始生之謂孩皆取義
於亥可類推矣

長水日抄終

寶顏堂訂正寤言

華亭

陸樹穀 著

陳繼儒 校

余臥病榻間冥心攝息或瞥然起念意有所
得欲言囁嚅時復假寐頃焉得寤蹶然起坐
憑几捉筆造次疾書雖語無倫次其於生死
之故養生之旨間亦億中存之以自觀省曰
寤言者以其得之寤寐也

壬辰秋余臥病兩月一切世慮芒無縈望追思
此身未生之前與此生已盡之後何者爲我乃
知是身非實一聚之形氣至則生氣返歸空生
理無常而一空常在故曰生者死之根必至之
期達生知命者委順以待之耳先儒曰透得名
利關方是小休歇余曰透得生死關此是大休
歇

昔人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夫人之生也
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其得也以時至而得
也然至壯則失少矣至老則失壯矣其失也以
順而失也故鳥之逆風也魚之泝流也皆逆也
陰陽家之沙水取逆者迎生氣也易乾下坤上
之爲泰外坎內離之爲旣濟養生家之取坎填
離返老復丁者皆取逆也易曰生生之謂易又
曰易逆數也陽上陰下而必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陰先於陽正不測之神也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以上為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為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為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為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為死計中間營營擾擾或追憶其既往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攘內則苦其心以密思慮用以為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鶩而不止臧穀求

羊多岐路而終亡

死生者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定於稟氣受形之初不以貴賤愛惡有所增損故曰賢愚同盡然而顏跖之辨大椿之於朝菌玉石俱焚薰蕕同臭而其辨不可紊也故有死而不朽沒世而名無稱與草木同腐者非所論於生死之同也故曰至人以萬世為箕裘蟬蛸以旦暮為大年蟻蠓以甕天為一世

夫生人之初陰陽和會細縕凝結資血氣以爲榮衛故血陰而氣陽陽旺乃生陰血方其少壯則氣盛而血華及其老也氣餒而血衰髮白膚皺是其徵也加之以五欲交攻二火焚和語云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膏油所以繼火於無窮人當暮齒則壯膏旣盡衰燼漸微譬之春楊條枝柔可縮結至秋枯瘁脆若拉朽木液竭而生理盡矣故養生者以惜精氣爲本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而大戒存焉故有以肥甘爲醜毒衽席爲畏途者戒於所易溺也砒霜之於甘露也美惡不同用之而生死立異然謂甘露可以殺人砒霜亦能活命夫旨酒美色沉湎荒淫以伐命戕生此非以甘露殺人者乎良藥苦口而利於衛生忠言逆耳而藉以寡過此非以砒霜活命者乎故曰甚美者惡亦稱美好者溺性亡生之尤物世知惡之爲惡矣抑有察

於美之果得爲美乎

倪文節公云貧賤之人一無所有及臨命終時脫一厭字富貴之人無所不有及臨命終時帶一戀字夫脫一厭字如釋重負帶一戀字如擔枷鎖又曰富貴貧賤所處不同至三者緊要處則一曰老病死以愚觀之則富貴者之於斯三者反不若貧賤者之無係累也向子平曰我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不如死耳然

就是以觀則生不如死亦可知矣

緩步可以當車晚食可以當肉史記顏闔之言也論曰謂顏氏之子可謂巧於處貧漢楊王孫遺命羸葬其言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返其真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焉用久卽其言似非中道然亦不可謂巧於處生死者乎

唐裴炎之序猩猩也曰與之酒兼與之屐醉酒
穿屐則擒而刺血隨所問而得否則寧死含血
不與夫身死矣而猶斬於血獸之愚若此人靈
於物而其愚有類是者今夫財色名利之溺人
也其若猩猩之於酒乎爵賞祿位之羈人也其
若猩猩之於屐乎饕餮致禍重利忘身之死而
無悔者其猩猩之寧死含血乎
乾之內一陽交于坤而爲坎坎爲水坤之內一

陽交于乾而爲離離爲火乾坤交而爲水火水
火凝合而生人坎離者天地之用故人之受形
於天地也先天之氣具水火而後天之養生也
不能一日無水火南離而北坎心居上而腎居
下心腎交爲水火既濟故曰水火合則生水火
離則病水火絕則死

紀昌學飛衛之射視小如大視微知著不易于
物而物爲我轉造父學泰豆氏之御不以目視

不以策驅得之于手而應之于心孔周挾含光
之劍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所觸也經物
而物不覺學道者之于養生也墮肢體黜聰明
存其精于何思何慮若存若亡之間冲兮若虛
神妙合而入無間亦若此三子者之習于技不
同而得之神解則一是亦可謂技而進于道
神依形則生神離形則死故形骸者神之宅舍
形骸屬陰而元神屬陽陰以實爲質陽以虛爲

用心者虛靈之府神明之舍心定則神凝心虛
則神守玉皇印經解云皆在心內運黃庭晝夜
存之得長生黃言中庭言虛故養生家有曰心
死則神活曰心死者則虛之謂也又曰未死而
學死當生而無生曰無生者學死而忘生之謂
也如曰忘氣以養形忘形以養神矣而又曰忘
神以養虛蓋虛之所藏者深矣

夫養生者視身爲太重則憂患易入而憂患因

以傷生吾故曰養生者戒于傷生也而世有以
養生傷生者矣老子曰我有大患惟我有身我若
無身我則何患山谷老曰衆生身同太虛煩惱
處安脚夫既身同太虛而視身若無則憂患不
能入是能齊生死而處之一矣故曰天壽不貳
然又曰修身以俟則又非漫然無當而虛生浪
死者矣此正先儒所謂養則付命于天道則責
成于已養生者所宜體此

楊朱之友季梁有疾其子三致醫其一矯氏之
醫曰病在生之後欲攻其漸季梁曰衆醫其也
一俞氏之醫曰病在未生之前其甚弗可已也
季梁曰良醫也其一爲盧氏之醫曰病出于稟
生未形之先齊生死而一之也季梁曰神醫也
遣之而疾瘳夫季梁之疾三致醫而疾瘳余也齊
居三月內達于生死而疾自愈若季梁則猶有
外之心也

大司寇蕭岳峯公夷俗記

泰安蕭大亨纂

秀水項德楨

校

華亭陳繼儒

匹配

夷中嫁娶惟以兩姓相懽男女年相若者遂爾
配合烏睹所謂媒妁哉其聘儀則取牛馬諸畜
近亦知具幣帛以貧富而豐儉其數其成親則
壻往婦家置酒高會先祭天地隨宴諸親友婦

家預置一帳房豎於所居之側如貳室然宴畢諸親友皆已散去時將昏矣婦則乘騎避匿於鄰家壻亦乘騎追之獲則挾之同歸婦家不然卽追至數百里一二日不止也倘追至鄰家壻以羊酒爲謝鄰家仍贈婦以馬縱之於外必欲壻從曠野獲之其至婦家也諸婦女擁抱推送入幕中壻與婦將羊骨互相捧持然後交拜天地婦之裹衣必以馬尾辮維繫之固壻以小刀

斷之其始配如此貧者則隨意資送同歸壻家矣歸時婦披長紅衣戴高帽婦女前導至幕中婦持羊尾油三片對竈三叩頭卽以油入竈焚之與祭竈無異次則拜公姑伯叔母仍各送一衣似亦爲贄然亦終避匿不相見別嫌不親授受未嘗以蒸報聚麀而廢也至虜王及諸台吉家其俗大抵相同特無婦避壻追之事然台吉之女成婚之日若婦不命壻入壻不敢遽入也

既婚後壻在婦家必俟產育男女始歸其歸也
所贈嫁儀若帳房若馬駝若衣服男女奴僕之
類輒以數百計其酋長之壻名倘不浪女名啞
不害此兩家者世爲婚姻其有夫妻反目別娶
有妾者婦家廉知之卽竊入其幕殺其所娶之
妾盡驅其馬駝以歸若婦不悅夫則隨其所欲
嫁夫亦忍不敢言也若台吉之妻有不和則給
於所部之夷如有所出則給家產令其與子別

居他所無子則守夫不命之嫁不敢嫁也至父
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不如此反
相訕笑故中行說有言惡種姓之失也不亦大
可椰揄哉

生育

夷人產育男女不似我中國護持產時卽裹以
皮或以氈越三日方洗洗畢仍裹之如前是日
椎牛置酒召親戚鄰里會飲名曰米喇兀產母

自初產時卽飲食如常不避風寒卽所產之孩亦不避風寒母亦不甚懷抱兒饑則乳乳飽則以搖車盛之置於帳之內或帳之外如晁錯所稱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蓋自孩提而然哉產時仍有嫗收生兒臍帶以箭斷之無論男女產畢俱懸紅布并腰刀於門上與懸弧結帨相似

分家

夷人分析家產大都厚於長子及幼子如人有四子伯與季各得其二仲與叔各得其一如女子已聘人而未嫁者遇父母歿亦得分其家產以歸若已嫁之女不過微有所得耳至夷人有絕戶者凡家產俱入所管之台吉其妻亦給別夷若有恩男義子曾報名於台吉及應差者卽得其家產如故不然則毫無所得也

夷俗以姦爲最重故其處治爲最嚴如酋首之婦有與散夷姦者廉知之卽以弓弦縊死其婦矣凡姦夫之父子兄弟止存一人餘盡置之死若妻女若帳房諸畜產之類盡給之各散夷所謂赤族之禍不過是也若散夷中有姦其婦者唯以姦夫置之死如姦夫預知而逃避者則稟其酋長罰畜產以七九之數其有因姦而私相奔逃者被獲則持其婦以歸而姦夫之罰亦如

之至於姦其室女者父母獲之則痛責其姦夫送至夫家俟其死如夫家置之死則止不然則罰以九九之數若貧不足於九九者則盡以其妻奴足之若竊其女而逃奔他所者獲則罰亦如之且罰其女之父母以七九若父母有不知情者必令之誓然後恕之至若叔伯兄弟之姦于係倫理者反置之不問間有處置亦不至於太甚若稍疎者亦略有罰而已大抵夷俗治姦

嚴於疎而恕於親也

治盜

夫治盜之法曩時有盜若牛羊駝馬者止罰七
九或三九之數耳今新法一行且剗其目斷其
手仍罰一九之數卽盜一馬之尾法猶截一指
也至畜產走失有收獲者首首知之雖二三年
外猶令人執旗徧部落中訪之自首者則恕如
隱昧不白其事事發仍剗其目斷其手何其慘

也惟外甥盜母舅之物則置之不問卽姦其舅
母亦無呵責之者此又何縱也奴盜主財旣斷
一指矣且罰及得財者計畜之牝牡而重輕其
罰大抵得牝者罰六九得牡者罰三九也盜戰
具則罰三九盜田禾則未收者三九已收者六
九也盜爲途人所獲則盡以所盜之物給之貴
其能獲盜也彼酷於治盜如是是或一道乎

聽訟

夷人雜居沙漠喜則如馬之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而其處分亦無定律如兩台吉不和虜王則令衆台吉理其曲直曲者則罰牛羊以千計駝以百計皆以與衆台吉也如散夷不和則聽台吉處置其富者先奉以羊酒然後訴其事曲直已分則令曲者爲直者奉酒次日直者亦還敬遂相懽如故也如甚曲者則罰罰不過牛羊數頭卽坐於曲者名下以供賞賚之資其有

致人於死者則殺其人以抵命其人已逃則盡掠其家財男女而後止若兩婦相爭至於傷命酋長必先詰之曰汝之致死彼婦汝意欲謀嫁彼夫耶其婦誓曰無遂以此婦與死婦之夫矣夷中奴僕多漢人及別夷之被掠者爲之卽其子若孫亦世世無改易也若有智勇藝能之人間亦有令之管事儼然亦酋首矣此而爲人所殺則罪與殺真夷者同科若奴有殺死真夷者

非惟殺其奴以償命且併其財產一空至於奴
爲夷人所殺不過罰牛羊幾九以給其妻耳無
妻者不過罰數牛羊以給其主耳若奴僕新來
爲人所殺又不過罰羊一隻以給其主耳何薄
奴僕若爾若曰此奴非我族類故不甚惜之乎
是以被掠之人往往南冠而越嗟殆爲此哉

葬埋

夷病不服藥其所從來矣近款貢以來每賜之

醫藥冀起其罷聾顛連而安全之然藥亦多不
驗者何也蓋諸戎以曠野爲性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故張脉憤興外強中乾往往天促其天年
鮮能以壽終者良有以也乃其葬埋之禮則尤
可異焉初虜王與台吉之死也亦略有棺木之
具併其生平衣服甲冑之類俱埋於深僻莽蒼
之野死之日盡殺其所愛僕妾良馬如秦穆殉
葬之意若有盜及塚中所埋衣甲及塚外馬肉

併一草一木者獲卽置之死子女盡入爲奴而
資財無論矣卽盜散夷之塚者亦罰九九之數
故每於他所別立一帳令人守之且揚言曰此
某王某台吉之塚也儻亦效曹瞞之餘智乎俗
無三年之喪唯於七日內自妻子至所部諸夷
皆去其姑姑帽頂而已七日外復如故也今奉
貢惟謹信佛甚專諸俗雖仍其舊獨葬埋殺傷
之慘頗改易焉蓋西方之僧彼號曰喇嘛者教

以火葬之法凡死者盡以火焚之拾其餘燼爲
細末和以泥塑爲小像像外以金或銀裹之置
之廟中近年大興廟宇召喇嘛誦經四十九日
雖部落中諸夷亦召喇嘛誦經至七日而止盡
以死者所愛良馬衣甲爲喇嘛謝凡四方來吊
者與所部諸夷來弔者俱有牛馬賻葬則俱以
謝喇嘛其所嬖幸之人雖不盡殺但自生母以
外仍爲子所收子死父則環甲持刃向門三砍

仍收其媳惟此淫俗固佛教所不能變者若其像則雖傳至久遠亦供奉之而莫敢毀也夫像教之設肇於西方流於北土化悍厲爲仁慈於王化豈曰小補之哉

崇佛

夷俗曠悍不可化誨久矣比欵貢以來頗尚佛教其幕中居恒祀一佛像飲食必祭出入必拜富者每特廟祀之請僧諷經捧香瞻拜無日不

然也所得市銀皆以鑄佛鑄浮圖自虜王以下至諸夷見佛見喇嘛無不五拜五叩首者喇嘛唯以左手摩其頂而已且無論男女老幼亦往往手念珠而不釋也又有以金銀爲小盒高二三寸許藏經其中佩之左腋下卽坐臥寢食不釋也曩俺荅在時往西迎佛得達賴喇嘛歸事之甚謹達賴每指今松木台吉所居曰此地數年後有佛出焉後達賴喇嘛卒不一年至萬

曆十六年松木之妻孕矣孕嘗在腹中有聲衆
僧曰此當生佛比產時兒果自言曰我前達賴
喇嘛也衆僧曰此真向者達賴復生矣達賴生
時乘馬念珠及經一冊順義王西還以此數者
示兒兒果曰此我之馬也於諸品物中獨取念
珠與經曰此我之故物也且時時作西方語惟
僧能解之甫三四歲時言禍福亦輒應夷人聞
之於是千里羸糧而走謁之者日相望於門也

咸號曰小活佛上其事以聞萬曆二十年奉
聖旨陞松木之子爲朶兒只昌異其事也以故
夷人愈益崇佛不倦而喇嘛之在虜中者我歲
有所賜以獎異之松木台吉常居上谷西北今
順義王之親弟其子曰虎督度年可七八齡云

待賓

夷人應酬禮節無所謂揖遜謙讓之儀其在幕
中賓坐於西北隅主坐於東北隅賓之從者卽

列于西北之下主之從者卽列於東北之下皆
跌迦箕踞不倚不席也主人待之仍飲以乳以
茶以酥油次則酒肉之類賓主食畢卽以其餘
者犒從群然聚食於一幕而主僕不分也又有
生平不相知識或貧或餒不必卑辭哀請直入
其幕而坐之主人食卽以其食剖而分之以故
行人過客往往望屋而食雖適千里者奚必三
月聚糧哉亦有貧夷食寡恐人之分其食也輒
能軫猶饑之念若此乎

尊師

彼文無詩書字非六體烏有所謂師然就其能
書者名曰榜什此師也學書者名曰捨畢此弟
也捨畢之從榜什學也初則持羊酒行叩首禮
後雖日見日叩其首必至書寫已成然後謝以

一白馬一白衣或布或段惟隨貧富製之無定數也夷人能書則隨首首往來列於諸夷上一等以故夷中最敬榜什法有侮慢榜什者罰馬一匹以給之往者各部落中榜什不過數人近以奉貢崇佛榜什頗爲殷衆往者書用板或以皮近欸貢來每給以紙筆之具但紙以供表章至學書者仍以板板之制如我水牌而甚麗且書甚遲鈍不能搦管祇以草管代之其字形

長而直體雖草而有似于篆故不可究詰云

耕獵

論者咸曰夷人肉食不藿食也又曰不火食也此在上古或然耳今觀諸夷耕種與我塞下不甚相遠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種子有麥有穀有豆有黍此等傳來已久非始於近日惟瓜瓠茄芥葱韭之類則自欸貢以來種種俱備但有耕種惟藉天不藉人春種秋斂廣種薄收不能勝

賦作勞以倍其入所謂耕而鹵莽亦鹵莽報予者非耶且也腴田沃壤千里鬱蒼厥草惟夭厥木惟喬不似我塞以內山童川滌邈焉不毛也倘能深耕溉種其倍入又當何如彼中松栢連抱無所用之我邊氓咸取給焉則互市之開其於材木不可勝用矣若夫射獵雖夷人之常業哉然亦頗知愛惜生長之道故春不合圍夏不群蒐惟三五爲朋十數爲黨小小襲取以充饑

虛而已及至秋風初起塞草盡枯弓勁馬強獸肥隼擊虜酋下令大會蹕林千騎雷動萬馬雲翔較獵陰山十旬不返積獸若丘陵數衆以均分此不易之定規也然亦有首從之別如一獸之獲其皮毛蹄角以頒首射旌其能也肉則瓜分同其利也其亡矢遺簇無人竊匿恐罹重罰其控弦鳴鏑悞傷本夷以致於死者惟償以一奴或償一駝不然則償馬二匹而已卽陣中亦

依此例俱不入故殺之科也

食用

夷人雖知火食然亦粗穢之甚矣其食肉類皆半熟以半熟者耐饑且養人也肉之汁卽以煮粥又以烹茶茶肉味相反彼亦不忌也有曰爲米有磨爲麩麩和以乳而不知烹調之法也酒之名甚多大抵以乳爲之厚者飲數盃卽酪酏矣盛以皮囊名曰殼殼蓋鴟夷滑稽之遺製也

雖肉食然客至未嘗特牛款之也雖穀食然終肉氣勝食氣也其性耐饑卽食一飽彈飲水一升可度二三日也又耐寒冬夜臥雪中縮其手足卽雪厚數尺不言凍也食無箸以手舉之亦無碗以木盆盛之今諸夷已麁製木碗木杓矣酋首則以銀爲之其豎帳房門必巽向臥亦西首今受胡僧之約已南其門矣但西首而臥雖草野露宿終不改易也散夷仍臥於地不設床

榻冬氣寒肅卽犬與羊俱蟠遶於臥前人畜不
分也其鬪釜食具人食畢卽縱犬餽之腥穢不
避也所謂犬羊之群豈虛語哉若其首首則近
日設有床榻矣僅高尺餘氈褥厚數寸食最喜
甘衣最喜錦則糖飴錦繡之賞亦五餌之所不
廢者乎

帽衣

夫被髮左衽夷俗也今觀諸夷皆祝髮而右衽

矣其人自幼至老髮皆削去獨存腦後寸許爲
一小辮餘髮稍長卽剪之惟冬月不剪貴其煖
也莊生所稱窮髮之比非此類耶若婦女自初
生時業已留髮長則爲小辮十數披於前後左
右必待嫁時見公姑方分爲二辮末則結爲二
椎垂於兩耳耳亦穿小孔貫以金鐙銀環亦以
朱粉爲飾但施朱則太赤施粉則太白不似我
中國之適均也其帽如我大帽而製特小僅可

以覆額又其小者止可以覆頂俱以索繫之項下其帽之簷甚窄帽之頂贅以朱英帽之前贅以銀佛製以氈或以皮或以麥草爲辮逶而成之如南方農人之麥笠然此男女所同冠者此衣無論貴賤皆窄其袖束於手不能容一指其拳恒在外甚寒則縮其手而伸其袖袖之製促爲細摺摺皆成對而不亂膝以下可尺許則爲小辮積以虎豹水獺貂鼠海獺諸皮爲緣緣

以虎豹不拈草也緣以水獺不漸露也緣以貂鼠海獺爲美觀也衣以皮爲之近奉貢惟謹我恒賜之金段文綺故其部夷亦或有衣錦服繡者其首首愈以爲榮也又別有一製圍於肩背名曰賈哈銳其兩隅其式如箕左右垂於兩肩必以錦貂爲之其衷衣甚窄以繩准其腰而服之不以帶束也女不爲弓鞋與男俱靴靴之底甚薄便於騎乘也雖甚富不以二衣更代自新

製時輒服之至於弊弊亦不補也雖極佳麗不
一二日則垢垢亦不浣也非惟衣垢不浣卽其
夫終日垢其面經年垢其體故其腥膻不可聞
殆積垢所致哉人言虜多受制於婦非其婦性
獨悍夫亦有所挾耳凡衣服冠履一切巨細之
事皆出其手夫自持弓射獵外一無所事事也
平則司牝鷄之晨怒則肆獅子之吼功多而驕
勞多則放勢固然也

敬上

夷狄所設法令或苛急而過猛或懈弛而太寬
雖失競練剛柔之中乃其敬共上命亦有可紀
者凡命下之日有抗違不奉行者輒罰千馬百
駝雖台吉在所不赦也凡所過地方俱有應付
馬匹如我驛遞若奉差人員至有抗違不應付
者輒罰牛半五頭酋首之門今已南向若王子
及台吉入俱必由門之西其散夷由門之東有

由中直入者輒褫去其衣且罰其乘來之馬若婦之入見翁姑亦必由門之東見則叩首退則仍面其上逆行以出至門外始轉身順行不然懼背尊不敬也諸夷之來謁見也馬必遠繫他所繫近幕下者亦罰其乘來之馬至若毀罵首首凡聽聞者人人皆得殺之如逃不能獲則盡其牛羊馬駝而沒之矣近奉佛教或有疾病輒召僧諷經祈禱台吉爲虜王禱諸夷爲台吉禱

其敬上勤懇如此

禁忌

夷人原不知機祥之說其所最忌者無過於痘瘡凡患痘瘡無論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見調護則付之漢人如無漢人則以食物付之他所令患痘者自取之也至若夫妻之患痘也必俟聞雷聲然後相聚不聞雷聲卽終年避匿如路人然其地寒患痘者少視內地若火

東俗言
宅不肯久留慮患痘也近奉佛教禁忌猶甚凡事皆守僧之戒毫不敢違一舉動僧曰不吉則戶限不敢越也一接見僧曰不吉則人罕觀其面也其俗無曆以明時惟記月之十二圓缺爲歲記日之三十出沒爲月然每月必以初一初十十五爲上吉也是日也出行皆利刑罰盡弛其餘若上元中秋端午重九除夕元旦之節盡懵然不知慶賀不舉矣俗有卜筮不與我同有

持羊膊骨火灼之以驗吉凶者有以上弦之弓用兩指平舉之口念一咒俟弓微動而知吉凶者有以衣領口袋諸器具向內爲吉向外爲不祥者又有以所食之物藏於懷納於靴取以與人人以爲吉若頂於首盛以袖人卽忌而不食者又有天陰雷鳴震死頭畜爲大不祥則以酒食禳之立二竿爲門驅群畜從中走者則吉留之稍旁出則凶令衆搶之去者虜雖蠢然而亦

夷俗言
知禁忌如此

牧養

夷人畜產惟牛羊犬馬駱駝而已其愛惜之勤視南人之愛惜田禾尤甚其愛惜良馬視愛惜他畜尤甚見一良馬卽不吝三四馬易之得之則旦視而暮撫剪拂珍重更無以加出入不以騎惟蓄其力以爲射獵戰陣所需而已凡馬至秋高則甚肥此而急馳驟之不三舍而馬斃矣

以其臆未實也於是擇其尤良者加以控馬之方每日步馬二三十里俟其微汗則繫其前足不令之跳踯躑躅也促其銜轡不令之飲水斲草也每日午後控之至晚或晚控之至黎明始散之牧場中至次日又復如是控之至三五日或八九日則馬之脂膏皆凝聚於脊其腹小而堅其臀大而實向之青草虛臆至此皆堅實凝聚卽盡力奔走而氣不喘卽經陣七八日不足

水草而力不竭我中國不知控馬之方往往乘
肥馬以涉遠道則馬之死者十而九矣故馬不
在肥在肥而實相馬以肥則騏驥不御有以也
且其人平日間緩步以馬急馳以馬射獵以馬
故周旋熟而整控精我中國人能如是乎卽有
從馬上弄弓矢者亦月不數次此所以人馬不
相得而馳驟不如意與乘異產無異也虜酒多
取馬乳爲之故馬之乳人與駒而分食彼且曰

我分其乳則駒食乳少故冬月耐寒不分其乳
則駒食乳多至冬月不耐寒此亦曲爲之說耳
若駒以全乳食之我想其騰驥更數倍也大抵
馬之駒牛之犢羊之羔每一年一產產於春月
者爲佳羊有一年再產者然秋羔多有倒損之
患故牧羊者每於春夏時以氈片裹羝羊之腹
防其與牝羊交接也馬乳初取者太甘不可食
越二三日則太酸不可食惟取之以造酒其酒

與我燒酒無異始以乳燒之次以酒燒之如此至三四次則酒味最厚非奉上敬賓不輕飲也牛羊之乳凡爲酥爲酪爲餅皆取給焉取牛乳則俟犢能齧草遂隔別之日取其乳至夜始令母子相聚也取羊乳亦俟羔能齧草驅至他所將牝羊每兩隻其頭相對束縛之使不動人從羊尾後取之取畢始解其束縛令母子相聚也其取羊毛則歲取二次或一次積其毛若干則

合鄰家之婦聚而爲羶彼此交作不數日而羶畢成駱駝則二年一產方能任重每藉以負載行裝故虜貴駝也犬不甚大而其性更靈收則藉以守獵則藉以逐有獸被矢而走者犬追之不獲不止其發縱指示動如人意故虜貴犬也虜以牧養爲生諸畜皆其所甚重然有窮夷來投或別夷來降此部中人必給以牛羊牧之至於孳生已廣其人已富則還其所給似亦知恤

夷俗記
貧也若鷄豚鶩鴨皆其所無惟板升諸夷稍
有之野產之物若黃羊盤羊野豬野牛野馬野
駝野鹿之類皆不可馴致惟大獵時則能獲之
皆在極東極西極北三處最爲繁處宣大邊外
之地所產不多蓋彼三處地廣人稀食之者寡
而宣大以外恒聚數十萬虜於此此正江河不
能實漏卮所產安能供所食哉故虜以潼酪謀
其旦夕也

習尚

夷性椎魯木彊自服食器用之外不貴異物賤
用物固其習俗然也乃今尤趨華靡哉其酋長
類佚樂無所事事惟耽于壺觴溺于妖冶拍胡
茄以誼雜合絲肉而嘖啞荒淫沉湎更復何營
其婦女雖不甚佳麗然最務藻飾間亦工於刺
綉故胭脂粉針線所最好也但其長乳垂至腹下
時當拮据兒輒從腋後索而食之此豈生成亦

從馬上得之耳其俗不競富貴不戚貧賤雖家無升斗處之晏如最敬者篤實不欺最喜者膽力出衆其最重者然諾其最憚者盟誓僞則不誓一誓死不渝也最好弓弓有經十餘年不壞者最好刀刀之制與我無異然惟尚犀利不尚光明也最好盔甲制極精堅卽無戰陣猶時時拂拭也又最好犬馬犬馬之良者愛之甚於愛人往時不畏鬼神近甚敬佛嘗特建廟宇乞買

丹青爲莊嚴之故也其衣服鞍轡惟婦女爲最華若其丈夫雖弊衣垢面往來親友家不顧也其人之體貌不甚魁梧面亦有皙白可愛者但其首微扁而短其肩橫闊其睛白者多而黑者微黃其鬚黃而赤其言語多喉舌音而不清輕其歌唱亦多喉唇音而不響亮近雖貴金紫之飾悅錦繡之文甘茶糖之味若夫珍禽奇獸翡翠明璫可以快耳目周彝商鼎虞絃孔碑可以

供清玩彼不知尚也雖非渾渾噩噩之民猶有
狃狃綦綦之俗此上聖所不能懷者今何幸就
我戎索哉

教戰

世人聞匈奴之長技三咸曰此誠不可當不知
彼非有他謬巧亦習慣若自然乎史載匈奴兒
十五卽騎羊射鼠李翰林詩亦云胡兒十歲能
騎馬豈虛語哉今觀胡兒五六歲時卽教之乘

馬其鞍以木爲之前後左右皆高五六寸置兒
於中雖馬逸亦無傾跳之患也稍長則教之蟠
鞍超乘彎弧鳴鏑又教之上馬則追狐逐兔下
馬則控拳擘張少而習焉長而精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無非比勇角力之事也又稍長則以射
獵爲業晨而出晚而歸所獲禽獸夫旣食其肉
而寢處其皮矣且射騎於此益精也及至勇力
出衆衆甚重之雖虜王台吉恒解衣衣之推食

食之卽勇力者或矜其臂而奪之食虜王台吉亦懽然不以爲怪也其馬每至秋高則肥肥則不堪道遠彼有控馬之方故馬不虛肥其臆皆實卽日行數百里經陣七八日馬猶如故也弓以桑榆爲榦角取諸野牛黃羊膠以鹿皮爲之體制長而弱非若六鈞三石之強也矢以柳木爲之麓而大鏃以鐵爲之有濶二寸或三四寸者有似釘者有似鑿者然陣中人不數矢矢不

虛發也弦以皮條爲之麓而耐久也其弓弱其矢強殼之極滿至三二十步發之輒洞甲貫胸百不一失但不能射於五十步之外甲胃以鐵爲之或明或暗制與中國同最爲堅固矢不能入徒躍如也說者謂虜無鐵有鐵皆自互市中所闌出者不知未市之先歲所擄掠者不知其幾庚戌之犯其鐵馬金戈明光曜日夫豈裸體來哉特彼中少鐵故貴鐵貴鐵故精於鐵非若

我之多而濫惡也矢則人人能爲之惟弓有弓
人函有函人弓人函人皆我中行說爲之也陣
中有鈎鎗柄長五六尺鎗刃長數寸刃後有鈎
可以刺可以挽也有鈎杆可緣以登城也有弩
專以射牲戰則不用也無金鼓惟有膚栗以木
爲之制如我銅號頭而甚長吹之以合衆其聲
聞更遠也無旌旗惟虜王及台吉則有坐纛與
師振旅皆知祭纛出行無導從服飾無等級行
如鴈行人亦莫知誰爲王誰爲台吉也夫自幼
至長惟力是恃自上至下惟力是愛此所以從
古爲中國患乎

戰陣

夫虜之犯順也其小入零竊則無如我何獨糾
衆大舉則往往得志去嘗聞虜之大舉也不締
盟與國則藉援婚姻合羣虜而部署之輒逾數
月始則虜王令人持三尺之挺晝夜兼程諭諸

部約以某月某日集於幕中敢有愆期者必罹重罰至期諸部果畢至至則迸逐左右不令與聞獨召各酋長入幕議所掠事議畢仍令散歸各部備弓矢甲冑及牲畜若干以充軍需至某日會於某所敢有愆期不畢會者仍罹重罰至期諸部又畢至虜所重者坐纛也其虜王之纛列之於中諸酋之纛則橫列如鴈行大會羣夷於纛下是日殺牲致祭俱南面叩首祈神之祐

祭畢大享羣夷誓師啓行先議所犯之處猶不令衆知也如欲犯東且西行三舍或五舍至塞垣下乃翻然東向曰惟予馬首是瞻遂疾驅將入塞則先營老弱以守軍需令輕騎數百或數千持鋤荷鑿潰垣而入比精銳者或伏於塞內令數十騎且前且却以誘我我烽候始舉狼煙以傳寇至我師躬擐甲冑介馬而馳而所伏之精銳固以逸待我我不知也遂入其伏而敗師

者有之矣。或深入我內地三四百里如迅雷或散掠我墩堡邊反大巢如脫兔望之則彌山徧野敵之則左詘右支往往以應接不暇顧此失彼而敗者有之矣。或合衆虜頓之堅城之下首首親臨陣中四面攻圍各有分地令勇悍不別生死者以鈞緣城次則持刀繼之旁皆引滿鏑上向以衛緣城者我師從城上以礮石擊緣城者而引滿者輒一發若射隼於高墉中則我師不無少衄而城下之虜虜聲栗齊鳴呼聲動地遂蟻附肉薄而登而城陷矣。此皆將帥寡籌偵探不的之過也。倘有明哨以探虜情而預知所議之事有暗哨以探虜形而預知所犯之鄉則委利垂餌可以邀其惰堅壁清野可以老其師輕騎出塞擣其老弱可以使虜內顧而速其旋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是在良將不可不擇也。及虜既歸仍以纛豎之如前將所獲一人生束

之斬於纛下然後會衆論功羣夷上所鹵獲於
群酋而莫之敢匿羣酋上所鹵獲於虜王而莫
之敢匿虜王得若干餘以頒羣酋羣酋得若干
餘以頒羣夷功輕者陞爲把都兒打兒漢功重
者陞爲威靜打兒漢再重者陞爲骨印打兒漢
最爲首功則陞至威打兒漢而止凡兩陣相對
我營爲方陣四面外向以應敵虜亦以陣當我
度其勢均猶萬馬齊驅直蹂我陣稍弱則旁擊

分掠隨所欲往矣其陣中有持鈎鎗者前可刺
而却可挽也右則發弓以待左則握刃以須每
三人爲隊長短相雜也虜不能下馬地鬪故一
人恒備三馬五馬多則八九馬者倘有一人折
馬衆必以餘馬載之不然酋首必重其罰也有
被創者危在呼吸間衆必捐軀以援之援一台
吉台吉則敬如父母歸則盡以所愛衣甲良馬
與之矣援一散夷散夷亦敬如父母歸則盡分

以資財且世世德其人而不忍忘矣然此援人者惟欲稱雄虜中爲名高不爲厚利也論者咸曰虜猛甚不可當也不知虜豈虎而翼飛而食人哉蓋酋長之於羣夷也獲則同其利羣夷之於黨伍也危則同其害利害相同千人一志奚俟三令五申然後蹈白刃赴湯火哉今我中國法令敢私鹵獲一介乎被危者肯越伍相援乎卽勇而直前首級不及格肯論功乎局將若轅下駒視卒如秦越人其數不勝也倘有豪傑之士破其町畦解此拘攣棄我所短習虜所長而曰陰山不可掃賀蘭不可登吾不信也

貢市

元自崇禮侯後潛居應昌不再傳被弑者五維時瓦剌稱強小王子之勢又浸盛元之苗裔不絕如綫今順義王固小王子之苗裔哉乃小王子及瓦剌未知其爲元苗裔否也小王子之子

曰及顏罕者生子十一人吉囊俺答老把都其
第三子之子也視他子最爲雄悍所傳嗣視他
子特爲繁衍吉囊居當河西地最饒佚樂所鹵
忻代女樂日夜縱淫病髓竭死俺答老把都居
當上谷地最瘠計畫無所之遂標竊爲寇其子
辛克都隆偏臂善用兵以故父子數數寇邊無
已我逆黨趙全等又從而傳其翼鋒甚銳歲殺
邊氓無筭亡何而那吉叩關降那吉者俺答之

孽孫也俺答有所私寵而那吉忿故來降俺答
怒欲以兵索之先總督王襄毅公崇古巡撫方
金湖公逢時使人謂之曰兵來則那吉不生還
矣執趙全等以贖乎俺答首肯之因就幕中議
事遂擒八逆以獻督撫上其事以聞因許通貢
互市不絕賜金印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封爵
各有等今順義王傳三世矣歲貢馬若干市馬
若干欽賞若干咸有定額不載吉囊貢市不隸

宣大不載宣大所市凡五區宣府之張家口則
青把都所部市焉大同之守口堡得勝堡新平
堡山西之水泉營則順義王所部市焉論者謂
互市如養癰然不市則戰血則有死亡之慘而
資財無足論卽戰勝則有犒賚之費而物故未
必無絕互市以博犒賚矜犒賚而忘物故視今
塞下耕耘樂業畚插成功爲孰得哉然款不可
恃乘款而修金湯乘款而致堅利乘款而實元
氣是許款之初意也我有戰之具我操款之權
則款可也戰可也是制虜之微意也稽之邊防
未有不能戰而能款者揆之虜情未有不喜款
而喜戰者顧款有款之時戰有戰之會審時投
會乃得之矣因紀虜俗遂贅及焉

川
阿
羅
漢

勇
作
記

三事溯真

三事溯真題辭

飲食衣服居室人生所資以養雖為情

欲之感亦性之生理不可一日無也但

用之有善不善而賢不肖由茲分矣夫

飽煖安居之外皆可已也不得已而用

者率其素履用之善者也可已而不已

者侈為美觀用之不善者也夫可已而
不已者於身有何加損特因門面放不
下以至此耳何謂門面昔富矣而今貧
不能忘昔之富而甘今之貧人富矣而
已貧不無艷人之富而恥已之貧名位
亞矣務僭飾以求同門第耦矣務強力

以求勝緼袍則恥於狐貉豆羹則媿於
膏粱艸爰則病於華屋凡若此者皆門
面之說也苟知乎此不為所動種種陪
奉可一笑而破又何飽煖安居之足計
耶而顧營營朝夕無頃刻停其用心亦
錯甚矣昔舜嘗耕稼陶漁雖至聖未嘗

三事通真序
廢治生也意當時安其節糗茹艸之素
居然山農田父也豈恥其不若人而毫
有所加哉其理甚易而近世之人乃更
舍其易而求其難驚其遠而不顧其近
獨何歟究其病根則原於分別心太重
不能以平等視之眩於識而不自知也

良知者性之靈渾然平等本無揀擇本
無憎愛識則自生分別非其生理之本
然也譬之明鏡之照物明體渾然妍媸
黑白一照而皆真以照為明奚啻千里
知與識毫釐之辨也此師門之宗說今
為中條李子誦之君久有志於學嘗以

三事遯真冊示予予得展而翫之疊疊
千餘言於治生之道多所發明其所引
證與物同求而不同貪同得而不同積
性一變而為情情再變而為欲至入室
欲以馭情反情以歸性皆卓然有見之
言蓋私泝良知之學而有自得者也予

嘗登君之堂木榻竹几圖書數秩出山
穀野款宴坐終日衣冠楚楚靡陋靡華
拂塵玄談抵夜分無倦色此於宗旨似
有定見踐諸身而喻諸人匪空言也此
外更有向上一機終日吃餅未曾咬着
一粒終日穿衣未嘗掛着一縷終日安

居未曾戴着。一瓦一椽。致虛而不滅。照
應用而不起。想此世出世法。變識為知
之玄樞也。豈惟有補於治生。千聖學脉
亦從此可窺其樊矣。

萬曆庚辰秋孟之朔八十三翁龍溪王
畿書于復陽堂中

叙眉公先生祕笈

吾師眉公先生靈心妙韞卓

蹈遐蹤於學靡所不窺咳唾散

落皆為流珠結璘世共珍異久矣

顧先生字叔弼宵夙精所偏注仕

泛六藝之產，鋤百家之穢，不足掩
商瞿于辭，毛魯孔伏之光，而下可
刮盲史之膜，齒腐令之骨，卓然
表豎天壤間，如帝青梵鏡照曜
百千萬億國土者，不輕出也不佞

寶顏堂訂正三事遡真

雲間李豫亨元薦甫著

陳繼儒仲醇甫訂

沈從先尊生甫校

有生所必資者有三事，寒欲衣，饑欲食，蔽風
雨欲居，此通古今無貴賤一也。上古崇質任
朴，民生易足，及其後古意寢亡，情動於欲，而
泰侈生焉，於是始舍其本來之真，而務徇其

外得則驕不得則爭驕則僭僭則無上爭則
亂亂則無下蓋緣此三事而喪失其真者天
下皆是也余安能以空言障其狂瀾哉因爲
原本所由始及古今英茂之士其成行可爲
世則者不揆輒爲拈出綴於篇名曰三事遡
真以與天下之還真君子共之

原初章第一

上古法制未備厥民蚩蚩有巢氏教之茹毛取
皮以蔽前後自是而衣作燧人氏教之鑽木取
火以之熟食自是而食作有巢氏教之構木爲
巢以避禽獸之害自是而居作後世始有衣裳
之制粒食之利宮室之華其視邃古亦過文矣
今何時也而更文繡之芻豢之雕鏤之耶
古者采椽茅茨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後世始
井幹增梁文檻修堊憂辟土飾矣古者庶人耄
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後世始縹繡羅

統中者素綈錦冰常人而被后飾矣古者汗尊
坏飲器用卽竹柳陶瓠燔黍食稗以相饗而已
後世始銀口黃耳金罍玉鍾酒食穀旅重疊燔
炙滿案矣夫如是民安得不貧生安得不困哉
是以君子揆厥本始毋蹈時好自然財行而力
有餘

古者王政五十然後食肉則未五十者皆蔬食
也七十然後衣帛則未七十者皆布衣也室西

南隅爲奧室西北隅爲竈前爲堂後爲寢則庶
人居皆兩楹也居今之世其能五十肉食乎其
能七十帛衣乎其能庶人居皆兩楹乎噫此財
力所以日蹙也誠酌古制不使過享則庶幾

汗尊坏飲古也食前方丈非食之初矣衣其羽
皮古也輕暖足體非衣之初矣穴居野處古也
棖題數尺非居之初矣古之時也若彼今之時
也若此凡作事必思先慎毋任欲而恣靡麗之

流哉

稽實章第二

自醇古以至今日自今日以至終古其居處衣服飲食同自帝王以至衆庶自聖賢以至凡民其居處衣服飲食同自嬰孩以至少壯自少壯以至老死其居處衣服飲食同所以致斯者萬有不同焉億有不同焉極於無算有不同焉善惡賢愚貴賤貧富自此分矣聖人則握其機要

歸於易簡卑之惡之非之具足而止

人身之生淨裸裸赤洒洒一絲一縷皆裝綴也

一顆一粒皆補塞也一椽一瓦皆龐贅也而執

之爲已有固之爲已私則過矣夫有生營營朝

夕自謂取之無盡至于懸崖踏空之際所營利

物皆付烏有然後悟昔年所成全匪實相

衣有青黃朱碧粗精厚薄其蓋形一也食有醜

辛甘苦腥羶淡素其充腸一也居有崇卑廣狹

巧拙新故其蔽風雨一也不惟其形之蓋而擇
異色異質焉不惟其腸之充而求殊味殊品焉
不惟其蔽風雨而較美輪美奐焉何所益於我
乎君子苟取其益於我不必其勝於人則衣制
食具居完而不勞矣

寒弗禦也故衣非寒弗衣矣饑弗充也故食非
饑弗食矣風雨弗避也故居非風雨弗居矣鳥
有羽獸有毛何衣衣之求爲蔽體也而文綺是

求以悅人目焉不已侈乎蟬飲露蝮噪風何食
食之利爲適口也而甘旨是需以悅吾口焉不
已過乎鳥林棲獸野宿何居居之求爲容息也
而雕鏤是飾以快人觀焉不已傷乎是故君子
職其事則原其本受其養則思其初豈徒以徇
時尚悅俗目爲也

充腸之外皆冗食適體之外皆剩衣燕息之外
皆閒居世人務悅口文身隆棟何爲哉夫悅口

一已也。雕盤綺食，會衆賓，無算矣。文身一人也。葩羅奇綺，飾觀美，無算矣。隆棟一居也。苑圃供燕樂，堅久貽子孫，無算矣。以其無算約之身，以其過享還之朴，則天下不騰僞。

上衣下裳，實也。彰施五彩，則文矣。朝饗夕飧，實也。撞鍾列鼎，則文矣。上棟下宇，實也。畫棟雕梁，則文矣。君子寧實其文，毋寧文其實。實者，文之所由生也。過文則奢，奢則僭。文者，實之所由傷。

也。務實則儉，儉則不偏。奢而僭，惡孰大焉。儉而不偏，美孰大焉。故君子之行也，辨之。

室以安身也，而朱綠玄黃以繪飾之，則捨原而狗視矣。食以適口也，而藻繪華鮮以陳設之，則捨實而飾觀矣。衣以蔽體也，而錦綺美麗以眩耀之，則捨真而奪目矣。夫初之制爲身也，而終之至於悅觀焉，又廣之以悅人之觀焉，又極之以示威，以逞華以悅四海之觀焉，不已失其初。

乎聖人則務朴而遠奢

人生日費多者萬錢少者亦不下十百雖奢儉不同究其有當於吾身者十不一有何則爭名競利總是虛花飾聽美觀全非實際虛費煩而實用罕也若能節以制度汰煩從實非因三事不妄求全則貧者未必貧而富者亦徒富矣

崇養章第三

道者不可一日離三事者亦不可一日離朝而

養夕而殮一日不再食則饑矣夏而葛冬而裘終歲不製衣則寒矣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木處土處則顛且病矣雖九流異致三教殊陳寧復有能外此三事乎許衡有云學者以治生爲急治生者治三事也三事不備生何賴焉高者濶視而不之務卑者沉溺而不知返悲夫胥失其中而道日遠爾

饑無食渴無飲則耳目乏用而毀生矣夏無葛

冬無裘則發渴裂肌而傷生矣木處土處則不免病與顛而生捐矣是三者外也而重妨乎內人苟不失其養慎外固內以無利其天則三事所係莫重焉故曰豈直爲尺寸之膚也

大體小體孟氏論著彰彰辨矣然匪岐爲二事也養大體奚越養小體之中能養小體無失其大體所謂以人欲作天理者也是之謂大人專事小體因棄其大體所謂汨天理窮人欲者也

故謂之小人其辨特幾希間耳議者欲舍口體求心志曰吾從大體焉豈孟氏旨哉

許行癖學也衣褐捆屨織席以食受一厘爲氓不能外三事也仲子廉士也身織屨妻辟纊以易粟居於陵不能外三事也許行與仲子豈不欲高世絕俗哉而卒不能去者爲有生之所必資也而處之無術烏足謂之知道

三事匪從自養蓋亦因之而養人有勸率之道

焉解衣進食致韓信之不忍倍供張飲食如王者能使九江王布之大喜過望然則三事之權可徵信已出大資粟撤小殿材留敝袴待有功皆明主所務也可無念諸

飽食暖衣逸居三事備矣而不之教則近禽獸蓋緣禽獸知私已而不知公物吾人率教則知養父母給公上蓄妻子調朋友不自私其衣食居以與人共其異禽獸遠矣故曰明倫之道不

自私爲先

合道章第四

友人數從余聞三事指緒語人曰三寶哉弗可弗務也余聞之曰嗟嗟此不善傳余真者也是三累也奚其務夫人所以入道多艱者受此三事之累也使菽粟如水火叩門無弗與矣何爲貪大裘萬丈廣廈萬間無盡藏矣何爲求今稍爲提醒矣期遣此三累耳累遣心澄是入道之

門也吾將逍遙遊於德義之圃且兵三事相爲忘矣豈若賈人較刀錐作生計哉胡可以爲寶也

人賴三事以生所以累作聖者以此三事也果無此累則舉世皆聖亦易然爾老子曰人之所以有大患者以有此身能不離于患而不牽于患者斯可以語成人矣

夫欲學道者治生則往來輻輳而無暇行解不然治生固所以資道也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無憂不積無失其於道也幾乎迹每同人心常異俗

蔬食菜羹薄矣其視藜藿不充者何若葛巾布袍微矣其視鶉衣百結者何若茅茨土堦陋矣其視環堵不蔽風雨者何若故雖至薄猶可勝于人也受其養則思顧其德曰吾德之涼恐不

足勝養心而違以貧窶怨尤哉故饑渴僅充猶
思務德爲急

三事欲也所以處此三事道也今之君子舍道
則從欲舍欲則從道不知舍道無欲舍欲無道
道卽欲欲卽道徇欲則失道徇道則得欲故曰
君子憂道不憂貧此徇道得欲之旨也

士耻惡衣惡食與士而懷居聖人皆不與其爲
士夫士之所以異凡民在于志道役志于衣食

役志。安。居。是。逐。外。忘。內。也。而。惡。乎。士。道。者。能
處其食其衣其居而不失其理之謂

酌宜章第五

人生幹當三事足了此生乎曰否也人生棄
三事足超此生乎曰否也不幹當不棄捐足任
此生乎曰否也然則何如則是曰明明求財利
惟恐不及則溺溺斯沉食壤飲泉辟兄離母則
唯離斯廢悠悠時日荒棄職事而聽其自至則

三事
五
急急斯可功君子及時慎修德業憂勤惻惕則
既無忝所生而又不虛所養

鴻冥鵬舉不以三事爲念者固非蜂合蟻引獨
以三事爲念者亦非何以故無食無衣何以卒
歲賢如韓退之猶嘆一飽之無時三事可不必
乎鄙鳩金谷寔兆釁端才如石季倫猶賈墜樓
之禍三事可獨念乎然則何如曰時開其原而
勿貪頻引其流而勿積則游世如庖

丁
亦而弭患矣

人之養生猶漑背然乾則苗槁澇則禾朽故自
着必先治生治生則衣制食脩各有寧宇無非
分之求矣必須知足知足則布衣蔬食僅蔽
雨無一朝之患矣不能治生而怠荒是耽不知
止足而華美是眩貧者不資身救死不贍富者
不成名流蕩日奢其爲生累多矣况於道哉故
曰豐約不以謂德取舍合宜謂義

聖門衣履縕袍亦有肥馬輕裘不與物共矣發憤忘食亦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矣居無求安亦有高堂數仞棖題數尺爲得志矣其人之知愚賢不肖相去何如也由斯以觀則三事不可廢亦不可踰廢則忘軀踰則任欲忘軀毀生一慙於天是故聖人畏之也

西山之饑與銅山之饑一也而有不同者清濁一縕袍之凍與緋袍之凍一而有不同者

義利之也魯男子之不納與秦舍人之不納一也而一不同者仁不仁隔之也夫君子之于清濁於義利于仁不仁其眇幾至眇眇矣烏可一爲察也

勵功章第六

天子受三事于天臣受于君民受于臣交相養也天子慢天虐民棄臣則失養况臣民乎是以民之承一也力耕共賦而無怠事臣之承君也

精白協恭而無廢事君之承天也法乾不息而無墮事

有功而奠食非素餐矣有功而授衣非災服矣有功而安居非虛拘矣是三事皆由功而致也曷可少乎哉故古人謂之通功謂之程功今人食人食衣人衣居人居盜盡天下也而能量其功足以不媿其所受者幾何哉

居則思隆其報仰天俯人無慙無忤則享千鈞被文繡住萬間亦何踰焉不然雖藜藿麻枲茅茨亦越分也可濫受乎

借財以爲養者雖禮義弗之顧不知腹非盜囊也何以常貯不道之物越貨以修儀者雖名節不暇恤不知口非竈廩也何以常入無義之財夫嘑爾嗟來乞人猶不之取矧爲口腹而甘蹠蹠之行不之耻亦倒置甚矣雖然悖入而患從

惡積而殃及又安得甘美而常食之

因財以濟患者以為有患可以倖免也不知患

因財生散其財而患自息矣因財以市寵者以

為得寵可以庇身也不知辱由財至去其財而

辱不生矣噫無辱可以當榮無患可以並福此

聖人大常之道也彼務求其榮適以竇辱求其

福反以召禍屈伸之幾天地之恒也焉能乎逃

使饑而可念則西山無餓夫矣使寒而可念則

孝感無凍士矣使居而可念則北海無露處矣

何則忠誠激于內志烈動于外雖饑寒暴露弗

恤也是故君子惟緣德以度享不慮而享喪德德

者人之所由生也虞形喪生君子不為矣

導安章第七

華飾宮室增置臺榭而迺憂讒憚譏焉曾不若

專屋狹廬者之安也飾微治細組織文章而復

荷重負責焉不若短褐掩脰者之溫也殺旅重

疊燔炙滿案而顧畏上憂公焉曾不若食葍啖
糲者之飽也如是則可以識安飽涼溫之分矣
從其安不務其廣求其溫不責其繼致其飽不
就其甘斯可以語知矣

未嘗不重裘也而有懼心則股爲之慄矣未嘗
不列鼎也而有戒心則食不下咽矣未嘗不裋
禡也而有憂心則達旦不寐矣何者心爲形役
惑於利與害也夫苟恬其心則鶉結卽狐貉何

慄也定其心則糗艸卽芻豢何戒也愉其心則
曲肱卽裋禡何憂也是以君子不務豐其外而
惟寧其內之爲務

心憶者能忘饑饉爲憶塞也心忿者能忘寒寒
爲忿奪也心激者能忘痛痛爲激翳也夫饑與
寒與痛身也而心之憶之忿之激能易之則身
之不足敵心明矣迺過爲身計而勞役其心以
裕養或反爲身累焉罹刑辱嬰病患而不知止

嗚呼可謂能權乎君子以是定內外輕重分之
食而飽居而安衣而狐貉君子所不廢也然有
志于求則爲物役矣其得之也喜其失之也
由外而動中亦靡所不至哉故因其時量其位
度其地斯可不喪已而徇人

語有之六十不造屋七十不製衣居與衣身所
切也古之人猶量時計享不肯役心於無用况
非所常用而肯役役於美觀眩聽已乎故君子

汰浮華簡精實稽其所享而後致力焉若冗功
剝物黜不加念豈爲物役哉

守先王之道雖傳食不爲泰爲飢渴之害雖簞
食見于色何則其識見所旁燭有廣隘也余觀
饑食困眠盡一世矣然能知眠食之味或鮮矣
廣厦細旃非安也麟腊鳳髓非飽也蜀錦越綺
非暖也然此飽暖當求何處曰能于心不愧不
忤卽粗糲敝陋奚以媿且慙焉此之謂真安樂

法此之謂真飽暖門

徵聖章第八

嗟乎吾觀夏商周之興衰而知三事之當慎也
夏之興也以卑宮室以惡衣服其衰也則峻宇
雕墻甘酒嗜飲矣商之興也以解網三面以身
爲犧牲其衰也則酒池肉林瑤臺瓊室矣周之
興也以卑服以不遑暇食其衰也則車轍馬跡
求金求車矣帝王尚然况人乎知國家之興衰

可以鑑人生之豐儉

大禹胼手胝足以有天下宜其享有榮盛也而
顧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何夫有生所必資者
衣禦寒食充腸居宴息而已苟足其資聖人不
復加也獨念夫萬世之民物誰復爲之計久遠
於是農殖嘉谷粒我蒸民而後聖人之心遂其
視榮享一已者廣隘何如故曰六府三事允洽
萬世永賴

三事遊真
伊尹大聖人也樂堯舜之道非外取予也曰一
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人而已孔子大聖人
也與門弟子論仁亦不外取舍也曰富貴不以
其道弗處貧賤不以其道弗去而已夫一介不
以取予非道非義豈得以間吾堯舜在是矣終
食不能違仁富貴貧賤豈得以動吾仁道在是
矣堯舜不出取予焉取予不出三事焉三事定
而後取舍得取舍得而後仁道全仁道全而後

堯舜可至若曰三事不關作聖吾不信也

自孔子之居常言則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夏
則絺綌冬則狐貉此其所爲衣食居也即使孔
子得志行天下其所服御柰何曰享帝事神孝
親必制禮樂議度數其所自享亦當不出此矣
不然何以上嘉堯舜禹曰有天下而不與又曰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
蔬水曲肱孔之所爲衣食居也簞瓢陋巷顏之

所爲衣食居也此與舜之飯糗茹艸何異世人以憂貧私窺聖賢心則曰孔顏樂貧不知聖賢視富貴如浮雲視貧賤亦浮雲也知貧而樂非忘貧矣觀世人之憂則知聖賢之樂

古人有言賤不雕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匪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何可以賤自抑以貧自沮乎故君子所貴在守道不在求榮在修身不在黷貨苟惟仁處惟義求臨財不苟見利思

義雖處下而名益彰居約而行益顯巖穴壘甕短褐皆黃扉金壘玉佩也

標賢章第九

或問曾參家貧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然乎曰暫耳孔子厄於陳蔡七日而從者病莫興弟子且慍見矣又問閔損始見夫子有菜色旣而被夫子女寢深後有芻豢之色然乎曰感耳公西赤適齊而冉有爲其母請粟矣

又問原憲居魯蓬戶甕牖上漏下濕見子貢之
結駟不以爲病然乎曰守耳陳之富人脂車百
乘觴子路子期於韞丘而子路且願終無復見
夫子矣甚哉外之足以移內也故內不固則不
立外不慎則無資吾安得固內慎外者而與之
言學哉

德之所樹不玉而堅名之所宣不椒而芳不務
樹德而惟口腹之憂不務修名而惟軀殼之戀
是亂本末而易置之也故原憲緼袍矣賢於季
孫之狐貉趙宣孟魚食矣甘於智伯之芻豢子
思銀珮矣美於虞公之垂棘誠汰浮末而務本
實也

物生於天布於地巧者盜其資賢者得其名子
貢以著積顯於諸侯然視顏淵之屢空有間矣
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然視原憲之短褐亦
殊矣是以尊道者修身以外財黷貨者內未以

傷道蓋道與財低昂所由權也惟君子善審
古之君子不爲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故曾參閔
子不以仁孝易晉楚之富伯夷叔齊不以廉靖
易諸侯之位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匹夫
爭名則其所輕重固有在矣人廼以六尺之軀
造無間之業以一時之饗貽百年之譏人非鬼
責恬不知忌誠覩三事之利而未見三事之害
也

無赫赫之勢則無戚戚之患無炎炎之威則無
忡忡之虞昔李斯包丘子同師荀卿之門李斯
入秦爲相執萬乘之權制禦海內荀卿爲之不
食何者逆覩其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
修道白屋之下安於厦屋芻豢由此言之則利
害之末計可覩記也巳人務崇其勢位不惟其
禍患之虞其不爲荀卿之私憂者無幾矣
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孫叔敖妻不衣帛彼皆

身爲上卿手握國政雖欲窮奢欲無難然皆僕
妾同衣庸夫同食豈無見穿壤之間固別有重
而不厯厯在衣食間耶故君子寧鷄廉無寧虎
飽寧蚓伏無寧狼貪

吾觀蘇屬國之嚙氈顏魯公之乞米與司馬相
如之家徒四壁隕然傷古之賢哲未嘗僅以貧
窶易其心也彼解龜染指錦袍辱賜郿塢金谷
寔地禍堦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也嗟嗟人以

名殊道以世異習俗之相牽賦性之偏駁有間
矣古今人豈不相及哉矯偏轉俗易乎世而不
徇其名是在獨行君子

或問三事旣治其取予得理矣則將焉學以
無媿所受哉曰能饑能寒能爲風雨摧剝者
軀殼也外之巨五蘊也其中有不饑不寒不
被風雨者存所謂性也內之細五蘊也性一
變而爲情情再變而爲欲於是爲三事所牽

引而性鑿至人則窒欲以歸情返情以歸性完
具天真克盡性中之妙用至於參贊位育與天
地生民立心立命始爲以人弘道而天命在我
宇宙在身此之謂至人亦謂之仙謂之佛謂之
聖人

寶顏堂訂正三事遡真終

陽明語錄

昔聞陽明夫子講道稽山有門人某人家甚
貧妻子常饑餒僦居學舍每入聽講則衣冠
儼然揖遜而入同門言于夫子某人家甚貧
夫子笑曰殊不見有窮相是學問誤之也人
生世間不出士農工商四樣人人各有業誦
詩讀書居仁而由義士之業也未耜農業也
漁鹽商業也板築工業也四民異業而同道

士爲四民之先伊尹耕莘而樂道耒耜卽詩
書也膠鬲舉於漁鹽販鬻卽誦讀也說舉傳
巖板築卽居由之事也譬之明珠照世隨方
見色豈必章縫而後爲士哉人服鮮潔汝只
布裘補綴亦不妨于衣人厭膏粱汝只脫粟
亦不妨于食汝爲人傭書妻奴捆屨織蓆以
謀升斗之粟亦是治生分內事何至凍餒無
依也耶只緣學術不明拙于謀食寧受饑困
而不惜謂之情民人須自食其力徒仰給于
人謂之素餐乃是執板道學非善於治生者
也座中皆惕然有省

王畿述

此室中皆屬

人謂之素養以是辨別真偽中其
而不謂謂之謂凡人影自食其力於於命上

